

中华五千年史话

南北乱世

☆ 廖超慧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ZHONGHUA
WUQIANNIAN
SHIHUA

☆ NANBEILUANSI



前言

吴廷俊

羲轩造书契，今始五千年。

我们伟大祖国的文明史已经五千年了。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辉煌史、屈辱史、反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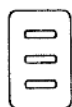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西方人望尘莫及的古代文明。10 世纪以前留下的万里长城和大运河，至今还令人叹为观止；古代的桥梁、塔寺及园林建筑，其造型之优美，结构之巧妙，技术之复杂，令人叫绝；古代的瓷器和漆器，无论是造型、绘画，还是制造工艺都极为精致，被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视为珍品。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更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其高深的学术造诣、渊博的思想内涵、完整的价值体系，作为中华文化的元典，使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绵延不绝。总之，无论是物质文明方面，还是精神文明方面，中国都远远地走在世界的前列。

公元 16 世纪至鸦片战争前 300 年历史，是一段衰落史。16 世纪中期中国开始由盛转衰。17、18 世纪，当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先后建立的时候，中国仍然在封建社会里徘徊；当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深入人心的时候，中国的封建专制仍旧猖獗肆虐；当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美、大工业经济在西方长足发展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农本经济的水平上。历史进入 19 世纪时，中国与西方的距离明显拉大。短短的三百年，中国在封建主义泥潭急剧衰落。

1840 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由一个封建帝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 1840 年至 1949 年的一百一十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千余个不平等条约，将中华民族推向苦难深渊。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一天停止反抗，一部近现代史，既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与斗争的历史。从 1841 年三元里人民抗英，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前仆后继，终于在 1949 年取得了国家的独立。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就是要把我国历史当成镜子，既要记住我国古代的辉煌史，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与勇气；也要记住我国的衰落史、屈辱史，增强民族忧患意识，从而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在古代辉煌的基础上，创造出当代的辉煌来。

不忘祖先，不忘历史，不忘光荣，也不忘屈辱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不可战胜的民族。



魏道武帝始末	1
南朝刘裕称帝	4
因时度势，国运日昌	8
魏宋争雄	11
魏太武帝的成与败	16
耿直清贫话高允	20
文成凿云岗	25
宋廷喋血亡方休	30
魏孝文帝的“三板斧”	35
迁都洛阳城	39
魏孝文帝改制	44
贾思勰和《齐民要术》	49
科技奇才祖冲之	54
范缜和《神灭论》	59
检籍与反检籍	64
重蹈覆辙，齐宋同病	68
胡太后宣淫误国	73
六镇风云	79
“菩萨皇帝”萧衍	84

梁武帝治国	89
“天柱”折，魏宫裂	94
两家分魏	99
侯景之乱	104
傀儡天子元善见	109
宇文泰关中建功业	114
两虎相争五接战	118
南朝大劫难	124
独辟蹊径的陶弘景	130
暴君高洋	135
齐高竟腐败，王朝殁	141
南天一柱冼夫人	146
北周灭佛	152
南朝陈主恋夕照	157
错将臭草当栋梁	161
亡国之音弥后庭	165

魏道武帝始末

世运多变，盛衰交替，自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华夏黎庶，又无宁日。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王刘聪攻破长安，晋愍（音mǐn）帝司马邺出降，北方各少数民族首领蜂起，争分天下，遂有十六国政权的攻伐征战；江东则因淝水大战，阻住了前秦苻坚的南下锋芒，维持了东晋司马氏政权的百年残喘，从而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公元420年，刘裕南方建宋，是为永初元年；而此时鲜卑族拓跋珪早已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史称北魏的魏国政权。从此，长达169年的南北朝时期开始了。

公元386年，拓跋珪受族中部落首长推戴，即了代国王位，独掌大权。他任用汉族士人张寔为长史、许谦为右司马，指导政治，为表示不受晋朝封号，改代国为魏国，是为登国元年。执政伊始，重农息民，稳定政局，他在旧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旗）一带锐意发展农业，随后推展到五原和稠阳塞外；同时，对过惯游牧生活、叛服无常的部落首长加以诱导。这些部落首长称为“大人”，他们不懂得服从一个固定国家国王指挥的好处。拓跋珪把征伐缴获来的俘虏和牲畜，依

据战功大小分赏，让“大人”们尝到甜头。很快，魏国便成为坚强的好战集团，从登国三年（公元388年）起，拓跋珪先后攻取了东胡库莫奚、敕勒高车、回纥高车、南匈奴刘衡辰等部，获男女及杂畜四五百万，黄河河套地区各部纷纷归附，从而占据了广大肥沃牧地，国富兵强，准备南下中原。

登国十年（公元395年），魏军又在参合陂（今内蒙凉城西南）大破后燕国慕容宝军，虏敌5万，俘获文武将吏数千、器甲资财无数。次年，拓跋珪亲率大军45万攻后燕，取并州（今山西晋源）、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县），天兴元年（公元398年）终于打破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州郡。同年，魏国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次年拓跋珪宣布称帝，他就是魏道武帝。魏道武帝治国，除军事掠夺外，更依汉例，设立正规的政治机构，招揽人才、祭奉周孔；同时解散游牧部落，致力亲耕籍田、广兴产业，使经济日趋繁荣。

魏道武帝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为鲜卑贵族所不容，皇帝与贵族间的矛盾日见加剧，拓跋珪从此陷于难以解脱的困境。

魏道武帝心地残忍，疑心极重。在他的群臣中，最得信任的是张寗，这位堪称北魏第一谋士的人物向拓跋珪力荐中原名士崔暹，崔暹在拓跋珪率兵攻打后燕都城中山时，提出用桑椹补充军粮的办法，令民间广为征集，以抵租税，从而解决了大军缺粮的难题，取得攻城的胜利。对此，本应褒奖，可当时崔暹或许无意中饶舌，讲了一个典故，说古人认为鸣声极丑的鸱鸟，一旦吃了桑椹，就会吐音宛转动听。说完，还为自己博学而颇为得意。不料，拓跋珪听了很不舒服，认为崔暹故意讽刺鲜卑人不开化并怀恨在心。由于当时战事紧急，

一时顾不了这些，尽管接受了崔暹的建议，而且确能奏效，但他对崔暹仍旧耿耿于怀，不久就借故杀了崔暹，并对他一向信任的张寔也以妄荐过失加以贬责，毫无宽厚可言。

攻打后燕慕容宝得胜之后，因嫌对方没有望风而降，竟大发脾气，并将5万俘虏在参合陂一次全部杀死，极度的残忍致使天下人士闻讯为之一惊。

从此，拓跋珪的军队每战必遇顽强抵抗，因为谁都不愿重蹈参合陂的覆辙；而各地一些本愿归顺魏国的东晋官员也因害怕当崔暹第二而另投他方。种种教训，才使拓跋珪稍微收敛暴行，装出一些宽容姿态，而内心却感到十分压抑郁愤。

拓跋珪致力改造鲜卑旧俗，遭到保守势力的顽强反抗，皇帝与贵族关系十分紧张。对此，拓跋珪惊慌烦躁，不知所措，有时几天吃不下饭，彻夜不能入眠，常常自言自语、疑神疑鬼，总觉得满朝文武人人都有野心，宫中内侍个个皆怀恶意。他时时留意防范，只要发现稍有可疑的地方，哪怕是捕风捉影也一律加以击杀。天赐三年（公元406年），他特地下诏道：“人皆以为汉高帝乃受命于天，其帝位并非争夺而来。今群臣亦应安分知足，谨守臣道，方可保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意思很明白，谁要保全身家性命，就不能反对他。事实上，要夺他帝位的人也确实存在，如鲜卑大臣穆崇、拓跋仪等，但大多数人还是支持他的，他这样一闹腾，反弄得满朝惶恐、人人自危了。

拓跋珪最后精神崩溃，卧病在床，经御医诊治，服了寒食散，反觉病情加重、以致神经错乱，如颠如狂，完全失去理智。结果被他的儿子拓跋绍所杀。

南朝刘裕称帝

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五斗米道”教徒孙恩，乘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不断起义反抗的机会，从海岛聚众起事，先后攻破上虞、会稽，江浙民众纷纷响应，很快从1000多人发展到几十万人，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号称“长生人”，其中有许多亡命之徒，作战十分勇敢，但同时滥肆杀掠，具有很强的破坏力。

朝廷派谢琰、刘牢之率兵镇压，双方经过几十次激战，永兴元年(公元402年)，在刘牢之的部将刘裕的攻击下，孙恩军彻底崩溃，孙恩投海自尽，残余部队由卢循率领，在沿海一带作乱，刘裕一面追剿，一面招降纳叛，壮大自己的力量。

就在朝廷全力对付孙恩、卢循的时候，以桓玄为盟主的藩镇，也乘机扩张势力。他先后吞并诸藩，占据了长江中游以西的广大地区，接着挥戈东下，一举攻破晋都建康(今南京市)，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桓玄废了晋安帝，自立为国君，国号楚。

桓玄登基，变得更加骄奢昏淫，而这时刘裕已经羽翼丰满，他率兵来到军事重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西进京都，

一举破城，灭了桓氏一族，恢复了晋安帝的帝位。这样，刘裕自然成了东晋的大功臣，并牢牢掌握着朝政大权。

刘裕出身破落的低级士族，小名寄奴。因家贫不能读书，从小务农，兼做樵夫、渔夫、小贩，又喜欢赌博，还曾为欠赌债被人绑在马桩上整治过。这种经历既使他懂得民众的苦处，又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性格。他凭着勇悍善战、屡立大功，从一个小军官爬到大将军的位置上，且治军严明，身先士卒，与当时普遍的腐败风气截然不同，因而深得民心。

刘裕掌握东晋实权后，为了取代司马氏，坐上皇帝宝座，更加蓄意树立自己的威望，从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开始，带兵北伐，进行了消灭割据势力的统一战争。他先后攻破南燕（今豫、鲁一带），杀了南燕王慕容超，收复青州；南下击溃卢循，收复广州；攻克江陵，杀了割据者刘毅；力取成都，灭了割据者谯纵；直捣襄阳，赶跑了割据者司马休之。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东晋境内，全由刘裕势力统治了。

第二年，刘裕见后秦国皇帝姚兴已死，幼主姚泓继位，国内发生内乱，认为时机已到，便率领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兵分五路，水陆并进，大举攻伐后秦。

沈田子一路人马，绕道南阳，势如破竹，直逼后秦都城长安。后秦皇帝姚泓亲率重兵迎战。在长安东南，后秦几万兵将，将沈田子等1000余人围了个水泄不通，沈田子却毫不畏惧，他振臂高呼：“我们历尽千辛万险，今日已打到敌都城下，此时不拼，更待何时！”并带头向重围冲去，众将士一时群情激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竟奇迹般把后秦大军冲杀得七零八落，把敌军赶进城内去了。

檀道济一路所到之处的守敌也望风而降，大军很快直抵

洛阳。檀道济善于收买人心，不杀无辜，即使俘获的敌兵，也都释放回家，有效地瓦解了敌军，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王镇恶一路，进入敌境，同样屡战屡胜，破虎牢关、栢谷坞，经浞池，会师洛阳。接着，攻打潼关要塞，被后秦守将姚绍挡住，王镇恶因军粮缺乏，只好驰告求援。

刘裕接到报告，急忙沿黄河往上游送粮，逆水重舟，行进缓慢。而北岸的北魏守军则虎视眈眈，不时便突袭一下，抢船劫粮，还杀了一些运粮士兵。刘裕只好先调兵解决魏军，粮船才得以运到潼关。可是，这一来二去，却耽误了不少时间。

幸亏王镇恶得到当地百姓的帮助，坚持到军粮运达。恰好这时姚绍病死，代守潼关的姚泓又得知刘裕兵到湖县（今河南老潼关东），知道大势将去，悄悄逃走了。

大军进潼关后，王镇恶率领水军，乘坐蒙冲小舰，从黄河入渭水，直达长安附近的渭桥。由于北方向来没什么舟楫，后秦军队见王镇恶的船舰外面没有人撑篙，却逆流猛进，吓得以为是天兵降临。

王镇恶带兵在渭桥上岸，饱餐一顿，又下令放开缆绳，任船舰随着渭水急流漂去，他指着长安城北门对兵士们说：“我们已经离家万里，打到敌国城下，眼下衣物粮食都随船顺流漂去，想回去是不可能的了，就是困在这里，无衣无食，也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就是死战，攻进长安，立功受赏！怎么样？”众人齐声道：“行！”王镇恶见士气旺盛，当即冲在最前面，很快把守桥秦军冲得落花流水，又把出城接应的姚泓打了回去，晋军一鼓作气，攻陷长安。至此，姚泓投降，后秦宣告灭亡。

随后，刘裕大军也赶到长安，各路人马论功行赏。班师

回朝前，刘裕派亲子刘义真和王镇恶、沈田子两将军一起守长安。没想到王、沈两员虎将互不买帐，刘义真又控制不住，晋军发生内讧，沈田子杀了王镇恶。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占据陕北、内蒙一带的夏国首领赫连勃勃，趁机发兵攻城，晋军抵挡不住，长安得而复失，只保得潼关以东地区。

尽管如此，这次北伐仍然是东晋百年来最辉煌的一次战绩，刘裕因功被封为宋王。两年后，刘裕完成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军事、政治措施后，认为东晋朝已没有存在必要了，于是，黄袍加身，废晋建宋，他就是宋武帝。

宋武帝刘裕从一个贫儿成为南方君王，除了政治、军事才能以外，与他一些优良品质分不开。比如，他坐上皇位后，仍旧清简寡欲，事事严整有度，车马不加装饰，后宫不奏音乐，内府不藏财宝，甚至连床脚上的金钉也令人取下，换上铁钉。当下属献来光彩艳丽、价逾百金的虎魂枕时，他只取此枕可治刀伤的作用，敲碎了分给将士医治创伤；他患有热病和刀伤，需要睡在冷物上，有人献上石床，他却嫌奢侈耗费，下令毁掉，以免上行下效，不可收拾；女儿出嫁，嫁妆绝无锦绣金玉；日常回到家里，马上脱掉公服，只穿普通衣衫，脚下则拖双连齿木屐。他喜欢逍遥散步，每次只带几个随从，从不要任何仪仗。刘裕不仅内外奉禁，处处节俭，还能不忘穷时，当年做工，种地的家什农具，一直保存在身边，至死没有改变。

自刘裕建立了统一南方的宋朝后不久，北魏也与日俱强，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了其它北方小国，于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结束了五朝十六国的长期分裂局面，开始了维持日后一百多年的南北对峙格局的南北朝时期。

因时度势，国运日昌

北魏天赐六年（公元409年），魏道武帝被其子拓跋绍所杀，道武帝长子拓跋嗣又以忤逆弑君父之大罪处死了拓跋绍，然后自己即了魏国帝位，他就是明元帝。

拓跋嗣为了解决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矛盾，采取了调和的办法，命南平公长孙嵩等八大臣共听朝政，共议政事。“八公”参政后，矛盾对立的局面大为缓和，正当明元帝准备好好治理一番时，自然灾害又严重威胁着魏国。

当时魏国大地因连年霜旱不断，京畿之内饿殍遍地，朝野不宁。部分朝臣建议迁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市丰乐镇），以避灾凶，而汉族大臣崔浩、周澹则坚决反对，认为迁都害国，万不可行。他们分析形势，指出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的汉人至今仍称魏国为“牛毛之众”，以为鲜卑人畜众多，国强且富，不敢造次。如果一旦迁都，便极易暴露魏国眼下人稀粮缺、生计艰难的致命弱点，那不是伸出头来让人死揍吗？而主张迁都的官员则认为救命要紧，不迁都势必坐以待毙，如何能渡得难关？双方各执一辞，争论十分激烈。

明元帝觉得崔浩的忧虑很有道理，又恐百姓因饥生变不

可收拾，所以委决难下。这时，崔浩提出用马奶和蔬菜充饥，可以熬到秋熟，总有一些收成，再用秋粮渡过难关，等到来春草生，一切便可迎刃而解。明元帝听从了崔浩的意见，决定依计行事，同时为防万一，又特地挑选出一批最穷困的鲜卑人移居到东部的定、相、冀等州去，责令当地汉民每户出租米 50 石来养活他们，以保证日后可以用这批人充作兵源。

魏国当时的外部形势也十分严峻，北方的柔然国日见强大，而且野心勃勃、觊觎魏国，魏国却只有招架之功，断无还手之力，甚至为确保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安全，后来，不得不筑长城两千余里，以求固守；南方的后秦也国势正盛，还占有黄河以南的州郡，对魏国虎视眈眈。明元帝采取隆基固本、内和外揖的政策以保天下，等待时机。

与此同时，南朝刘宋政权愈见强大，宋武帝北伐后秦，收复了黄河以南丧失的州郡，以争夺黄河以南沃地。由于天灾造成的经济困难，魏国用兵机会大大减少，而长期以掠夺征战为业的鲜卑人口与日俱增，大量穷困已极的国人，给明元帝的压力十分巨大，稍有不慎便会闹出内乱。

好容易等到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 422 年），南朝传来刘裕驾崩的消息，北魏明元帝大喜过望，打算趁宋朝因治国丧而无暇外顾之机，磨刀霍霍，准备立即大举渡河南侵，以转嫁危机、解脱困境。不料，大臣崔浩又出来极力劝阻，这次明元帝无论崔浩怎样据理力辩也听不进去了。鲜卑人野蛮好战、掠夺成性的热血在他周身沸腾，企图走出即位以来的重重难关，满足举国上下穷困国人的要求，使攻掠成为摆脱困境的大政方针。

明元帝挥师大举渡河南侵，其势有如饿虎扑食，然而宋

军守将并不畏惧，双方经过多次浴血苦战，到第二年，北魏终于夺得了司州全部和兖州、豫州的大部分地区，占领了许多州镇，北魏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从此，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形势开始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魏明元帝拓跋嗣踌躇满志之时，不料身染重疾、医卜无效，于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冬十月病卒西宫，死时年仅32岁。

拓跋嗣死后，他的长子拓跋焘继位，这就是史称太武帝的魏国又一杰出人物，在他的统治下，魏国逐日强盛，武功达到最高峰，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战争，成为鲜卑族的光荣和骄傲。

魏宋争雄

正当刘裕广聚人才，力求富国强兵，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不料天命不永，只做了两年皇帝，就撒手归天去了。继承皇位的是太子刘义符，小名车兵，他就是宋少帝。刘义符武有勇力，文通音律，本当有所作为，可当他坐上皇位后，却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如恣意游乐及诛杀庐陵王刘义真就是例证。由于少帝“所为多乖失”，被皇太后揭发出来，并由辅政大臣尚书仆射傅亮、司空徐羨之和统军将军谢晦等动手，乘少帝在华林园观乐呼唱之时，突然下手，收了玉玺，先废为营阳王，随后便将他杀掉了，死时只有19岁，这年是景平二年（公元424年）。

取代少帝登上皇位的是他的三弟宜都王刘义隆，小名车儿，史称宋文帝，他身長7尺5寸，自幼聰慧，14岁时就能听讼断狱，又博涉经史，显得颇有作为。

刘义隆即位后改元元嘉，他恐怕重蹈少帝覆辙，下手除掉了傅亮等一批辅政大臣，亲自掌握了朝权，然后一门心思治理国政，体恤民情，解除冤狱，因而深得民心。他特别重视发展经济、弘扬文化，注意选拔贤才。经过20多年的努力，

宋朝国力大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

与此同时，北方的魏太武帝同样治国有术，兵强马壮。他曾趁宋朝国丧之际，举兵南下，占领了宋朝的司、青、兖、豫四州的大部分土地，把势力扩展到洛阳和淮河流域。

面对北魏的逼人气焰，强大了的宋文帝再也忍不下这口气了。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宋朝君臣拟议北伐，彭城太守王玄谟更是踊跃，力主马上出兵，认为宋军一到，北魏必亡无疑。宋文帝很高兴，他要仿效汉武帝派霍去病击溃匈奴，在漠北大山狼居背上，筑坛祭天以誌胜利的故事，当即准备发兵攻打北魏。

南北两强，谁都想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吞并对方，爆发战争势所必然，只看哪边先动手了。

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10万步骑攻打宋朝悬瓠（音hù）城（今河南上蔡县东），宋朝守将陈宪坚守苦战，硬是没让魏军攻破城池，拓跋焘由于兵员损失惨重，只好暂时罢手。接着，宋文帝发兵，分水陆几路开始北伐，魏太武帝当然不甘示弱，带着号称百万的雄兵，离开平城，南渡黄河前来应战。宋军主力在王玄谟的率领下与魏军主力在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交战，这一仗由于宋文帝盲目自信，加上王玄谟的指挥不力，结果惨遭败北。倒是宋将薛安都能干，大破北魏于洛州，收复了陕中和潼关。

反过来，魏军则乘胜攻打彭城，宋文帝之子、徐州刺史刘骏决心坚守，迫使拓跋焘移兵南下江苏，锋芒指向盱眙（音xū yí）。盱眙是座小城，可是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守城的是太守沈璞，此人很有见识，早在他履任之初，就忙着深挖沟濠，坚筑城墙，广聚军粮，作好了防守的充分准备，随